

就业结构错配问题亟待破解 年轻人真的在“逃离”工厂吗？

今年全国两会期间，一份关于“鼓励年轻人少送外卖多进工厂”的议案引发热议，让蓝领“就业难”与“招工难”并存的窘况浮出水面。

人社部数据显示，在2021年三季度全国“最缺工”的100个职业排行中，有58个是“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”，预计至2025年，中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缺口将近3000万人，缺口率高达48%。本该在岗位上孜孜以求、精练技能的“蓝领”都去哪儿了？为何不再立志成为领域内不可或缺的“能工巧匠”？

“不自由”是“出逃”的原因之一

做直播、开网约车……在数字经济的催生下，灵活就业为年轻人开辟了就业新思路。国家统计局披露，截至2021年年底，我国灵活就业者已达2亿人，相比于约7.5亿的总就业人口，灵活就业人员占比已经超过四分之一，其中不少人是从工厂“逃离”的。

争分夺秒送快递、风里雨里送外卖……“薪资少、工时长、强度大”才是不少年轻工人离职的重要原因。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周广肃认为，作为新兴产业，数字经济的劳动生产效率及其创造的经济价值可能让许多传统行业“黯然失色”。比如，不同统计口径显示，外卖骑手平均月薪在4500元至5000元之间，多的甚至上万元，更遑论网络主播等。

“不自由”也是许多年轻工人“出逃”的原因之一。全国人大代表、北汽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汽车工人吴端华表示，当代高学历年轻人的就业观念、就业意

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：一份时间自由、环境自由的工作，远比“机械、重复、价值含量低”的一些工厂工作有吸引力。

“蓝领”短缺，已经成为不少企业的燃眉之急。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、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在山东青岛等地调研时发现，许多制造业、外贸企业在“疯狂招人”，甚至有家2000多人的企业专门雇用了11家中介公司帮忙招聘。而另一方面，城乡就业压力增大，不少劳动力找不到合适的工作。

对于这种就业结构错配的现象，吴端华认为，这是因为蓝领人群与岗位需求之间长期存在信息不对称、人才结构不匹配的问题，严重阻碍了就业效率。他认为，我国蓝领群体普遍存在低学历、低技能现象，尤其是农民工群体缺乏系统的培训和学习，与制造业升级所需的岗位技能并不匹配。这也是工厂“招工难”的重要原因。

“新蓝领”也有新问题

新业态带给年轻工人更多选择，但也给这些以网约车司机、外卖小哥等为代表的城市“新蓝领”带来不少新问题。今年两会期间，全国政协委员、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大进就带来一份《关于建议应重视对网约工这一新的劳动群体权益保障的提案》。

“新蓝领”服务着城市的大街小巷，在城市生活中却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，面临着租住不稳定、城市融入难等问题。李大进通过查阅司法判决发现，外卖系统里不仅有算法，还藏匿着许多法人公司，由此形成的合同关系正把网约工的权益死死捆住，让不少

人成为无劳动合同、无社会保险、无劳动保障的“三无”群体。这也是灵活就业者共同面临的问题。

另一方面，千金在手，不如一技傍身。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，要使用1000亿元失业保险基金支持稳岗和培训，加快培养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急需人才，让更多劳动者掌握一技之长、让三百六十行行行人才辈出。

“若只是跑腿送外卖，到一定年龄可能就力不从心了，如果在制造业的话，你的技术本领越磨越硬，发展前途更广阔一些，可以成为大国工匠、国家栋梁。”吴端华认为，目前这种“新蓝领”就业具有不可持续性。

“出逃”困局何解

先进的制造业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，也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支撑，需要大量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、能工巧匠、大国工匠投身其中，且蓝领群体的就业，一头连着民生福祉，另一头连着社会稳定。因此，产业工人“空心化”问题是我国高质量发展道路上必须解决的难题。

“提升工厂吸引力是关键。制造业不要老抱怨年轻人不愿进厂，要多想想怎么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。”曾湘泉建议，从权益保

障、体制机制、职业教育、就业效率等多环节入手，保障制造业转型升级，让更多年轻人拥抱实体经济。

他提议，各地政府实施加速折旧等对制造业企业优惠的税费制度，推动数字化转型升级，同时努力改善基层劳动者的工作生活环境等；研究制定实施制造业企业连续工资补贴，落实工人权益保障，支持和规范中介服务有利于制造业长期发展的各种政策和措施等。（中国青年报）

删光购物平台 大二女生挑战“不网购”

网购真的省钱省时吗？半年前，20岁的小赵决定做一位时代少数派：不再做网购“剁手族”，把自己从非理性消费中拉出来。

据《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》显示，截至2021年6月，中国网民达到了10.11亿人，其中网购用户达8.12亿人。年轻的小赵拒绝成为这八亿分之一。

凑单买了一箱沐浴露、洗发水，估计够用四年

小赵是华中师范大学大二的学生，今年刚满20岁。读高中时，周围的同学已经开始在网上购物，作为班里唯一一个没有手机的学生，小赵的日常所需都由妈妈操办。网购的乐趣，直到她读大学后才开始体会。

上大学后，小赵和大家一样，开始热衷于网购，一切生活所需都是在网上下单购买。她曾经在一个月时间里买过20多支口红；同一件毛衣，她网购的价格比实体店便宜了100多元；为了享受满减优惠，她凑单买了一箱沐浴露、洗发水，“大学四年估计都够了”。

大一寒假，她穿着网购的棉服和

毛衣回家过年，母亲把她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：“怎么上了大学，衣服越穿越廉价。”后来，小赵才意识到，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“求利心理”，是一种“少花钱多办事”的购买心理，其核心是“廉价”。

网购也让小赵迷失在了“精致、轻奢、小众”的氛围里。“好像买了这些东西，我就会和模特一样变得精致”，为此她购入了大量现在看来无用的东西，比如各式的香氛、项链、耳饰、杯子等，花费不菲。但每每买回来，她就会发现，这些东西往往只是图片诱人，并不适合自己的风格。

拒绝网购后，曾经的月光族也能攒下钱了

网购真的让人快乐吗？小赵说，下单的那一刻，确实得到了即刻快乐，但收货后又发现衣服货不对版、不合身时，就会陷入纠结与矛盾中，“一方面想退，但又劝自己不退”。

网购真的会省钱吗？这是小赵自省中反问自己的第二个问题。网购让她对“下单”行为变得没有意识，在“买它”的喧嚣声中，她一个月下单了20多支口红。口红色号越来越多，但常用的还是那一两支。“看似买了便宜，其实是在变相浪费”。

购物真的会省时吗？在小赵看来，购物平台已经兼具社交属性。上自习时，她会不自觉打开购物网站浏览，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就过去了。

升入大二后，小赵做了一个决定，她删除了淘宝、京东、拼多多等购物平台，也卸载了小红书、抖音等平台，“一身轻松”。

她把之前网购的物品进行整理，一部分送给了学校的“爱心社”，一部分直接丢掉处理。进行一番“断舍离”后，小赵的生活也变得清爽起来。

现在，有需要的生活用品，她就在学校的超市解决。换季需要买衣服，她会列好清单，到商场一站式购入。

从线上转入线下，小赵发现，自己反而能存下钱了。小赵每个月的生活费有1800元，之前网购，在不经意间就“月光”了，而现在，她每个月还能攒下两三百元。

“买买买”的声音中，小赵仍保持着冷静

就在刚刚过去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，品牌和商家早早闻风而动，各种营销活动五花八门。在一片“买买买”的声音中，小赵仍保持着冷静。

不仅是她，如今，一批和小赵一样的年轻人开始对无节制的冲动消费说不，喊出“不要买”的口号。不少网友通过理性讨论等方式，对盲目、

跟风消费等行为进行反思。

小赵向记者解释“我们可以不通过消费获得快乐”，但初衷并非拒绝消费，而是尝试引导人们对购物这一行为进行反思与审视，发现哪些东西是“过度的欲望”，哪些是“智商税”，从而减少非理性消费。

挑战“不网购”，重拾对生活的控制感

采访中，小赵向记者多次强调，她拒绝的不是网购，是不必要的需求。她说：挑战“不网购”，除了节约钱财，也意味着学习和生活中不再频繁分心于自己想买的商品，看到琳琅满目的店铺不再点进去，意味着在学习和生活上都有了更多的时间，“拒绝不自律的网购，我们才能重拾对生活的控制感，把更多精力投入内心的

充盈与自足”。

但在这个时代，从“买买买”的消费欲望中解脱出来并不容易。小赵的两位好友曾打算和小赵一起拒绝网购，遗憾的是，一位好友只坚持了一周，另一位坚持了一个月。在消费欲望大行其道的当下，旗帜鲜明地宣扬“不买”，是另一种理性消费的声音。（长江日报）